晉察冀日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地址：晉察冀邊區
第一二〇六期（本日出版一大張）
定價：每份零售一角（按期計費郵費在內）

社論　敵偽的「緊急食糧問題」

麥收的時節快到了，華北的偽政權正紛忙準備着實行大規模的搶糧計劃這一點，我們早就揭穿了敵人的陰謀，提起敵佔區同胞的警惕。最近敵偽先後派遣了所謂「緊急食糧調查班」和「農業調查團」到各地方調查產糧狀況，並且由朱逆深親自召集偽各省市長官」及「食糧管理局分局長」，開了一次會議，討論了「緊急的食糧問題」，擬定了具體的掠奪糧食的計劃與步驟。這個大規模的搶糧馬上就要開始動手了。這個搶糧的計劃所包括的範圍與地域是很廣泛的，因此，所有可能被搶掠的地區。全體同胞必須高度地警惕與動員起來，堅決反對並且要粉碎敵偽這個搶糧的計劃。

[illegible]

冀中滄石深安路兩側　反「掃蕩」戰劇烈展開　敵陰險狡猾行動詭秘

軍區五月二十四日電：冀中[illegible]告：（遲到）（一）四月下旬起，敵對滄石路及深（縣）安（平）路兩側地區進行反復「掃蕩」，現我該地部隊仍堅持作戰中。（二）此次敵行動特點：一、每路兵力約三百人，偽佔三分之二。二、配合快速部隊施行多路合擊，嚴密包圍並加強縱深配備。三、行動詭秘迅速，連續包圍一村或數村，也行數日的搜索。四、「掃蕩」地區各點碉守備之敵，配合「掃蕩」之敵，對我行伏擊尾擊。

北嶽區各界召開大會　慶祝北非盟軍勝利　電賀羅邱並請迅速開闢第二戰場

本報特訊：北非盟軍勝利消息傳來後，北嶽區廣大群眾均極歡騰，本月二十四日，在北嶽區抗聯召開「北嶽區各界慶祝北非盟軍勝利大會」，附近民眾紛紛湧向會場，大會推[illegible]

華北敵偽搶糧新陰謀

北平特訊：華北偽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近又有派出十九個「農業調查班」，[illegible]

[illegible]

日寇血手又造野場慘案　老弱婦幼被殺一百一十八名　阜平召開追悼大會誓死復仇

[illegible]

五台定襄區民　焚燬敵糧庫奪回糧食

[illegible]

盂平警時敵搶糧　搶過一次又一次

[illegible]

羅斯福向國會報告
租借援助總值已逾百億
盟國戰略爲儘速獲勝

華盛頓二十五日合眾電：羅斯福向國會提出報告，謂租借援助自開始至今年四月底止，共值一百一十一億零二百萬元。其中軍火一項運至蘇聯者較運至英國者爲多。美國任一師武器之生產均超過諸侵略國。渠稱：現正集積武裝爲採取攻勢之用，直至攻達柏林與東京而後已。英國仍爲獲得租借供應物品最多之國家，總數自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迄今共三十一億一千六百萬美元，輸至蘇聯之供應品截至今年一月一日止，共達十八億八千二百萬美元，而自空中運交之無數飛機則未計入；輸至蘇聯之軍火、砲彈、坦克、飛機等億，計值十億四千一百萬美元，而輸至英國之同樣裝備則爲八、八千一百萬美元。羅斯福之報告證：一、軸心之無條件投降；二、盟方之戰略爲儘速在羅馬、柏林、東京獲勝；三、重開滇緬路爲戰略目標之一；四、增加對中國之租借援助。羅斯福復稱：輸至中、印、澳、紐者共值八億七千五百萬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係運至太平洋戰場；至於中國所得者究爲若干，則尚無數字。該報告稱：現正開闢新的陸地路線，藉以增加對中國之租借運輸。羅氏又謂，美駐華空軍現正從事擴充其所需之裝備，一部係由中國方面照租借辦法供給。

邱吉爾、羅斯福即將發表聯合聲明
——白宮宣佈

華盛頓二十六日路電：白宮今晨宣佈：羅邱此次會談之聯合聲明即將發表，內容簡短，現正在準備中。羅邱今晨會會商，總統僅有一個約會，即接見美駐華空軍司令陳納德。羅斯福昨日午間在白宮歡宴參與盟國戰略會議之英美參謀長及其他人員，邱吉爾亦在座。

又二十五日路透訊：預料羅斯福將派費利浦斯數週內即返印復職，費氏現尚在麻州原籍休息。美官方人士今日對路透社記者謂：費氏此次返美之目的，係向總統述職，一如其他專使。然費氏之返國，早在確知邱吉爾來美之前，故費邱兩氏之晤面雖有補益，亦不能遽於重視。費氏之主要目的在與國民大會領袖晤面。

英空軍續襲魯爾區
千架猛炸杜塞爾多夫
洪水毀滅艾德爾流域農業

倫敦二十六日路電：官方今宣佈：我轟炸司令部飛機約近千架，昨夜飛襲德境，以杜塞爾多夫爲轟炸目標，我機十七架失蹤。轟炸結果甚難觀察，但所用重轟炸機數甚大，此一大工業中心必受勁猛性之打擊無疑，相信與前夜多特蒙德所受損失不相上下。

倫敦二十五日路電：空軍部今晚公佈稱：英機今晨襲阿布維爾敵機場，及在法國北部上空巡邏。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塔斯社斯德哥爾摩訊：柏林消息：卡塞爾正發生嚴重騷亂：由於魯爾河水壩潰決結果，該城已與德國其他部份隔絕，居民與警察間不時發生衝突。蓋斯達波首領卡爾頓、布伽姆已乘飛機飛抵卡塞爾。

又巴塞爾訊：魯爾區艾德爾河流域農作物被洪水洗刷，除在山地之一部外，各種穀物菜蔬損失殆盡。德農部之地方機關宣稱，因種子及人力之缺乏，災區農作之恢復幾爲不可能者。

波游擊隊痛炸德寇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塔斯社伯爾尼訊：波蘭消息：莫斯特洛克城之煤氣廠被游擊隊所炸壞，結果有一萬工人，於五月一日被迫停工。四月底，希特勒匪徒多婦召開長官會議，亦被游擊隊投擲手榴彈，德總督、德特市長及代理市長與其他十名希特勒爪牙均被炸死，此外尚有德軍四十名受傷。

盟機摧毀魯爾工業區
已嚴重影響納粹經濟
——真理報評論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塔斯社莫斯科訊：關於盟國飛機對歐陸之空中攻勢，真理報評稱：五月十六日夜對魯爾區水壩之破壞，乃同盟國空軍之巨大成就，與對德國軍事工業重大之打擊。魯爾區近來成爲特別猛烈之盟國空襲的目標，此地區爲巨大工業中心，如埃森、多特蒙德、杜伊斯堡、杜塞爾多夫與巴察本、杜塞爾多夫，曾被有計劃有系統的日夜轟炸。四月三十日夜對埃森之第五十四次襲擊，當時有近萬顆炸彈投於城中。四月末毀滅杜伊斯堡時，英機每分鐘投彈三十枚。五月十四日轟炸巴察本時，投擲炸彈千餘噸，打擊了魯爾的工業中心，打擊了德國軍事工業的心臟。魯爾區的煤礦與鋼鐵工業，爲德國的主要工業基地。戰前魯爾生產德國全部焦煤產量的百分之六十五、生鐵與鋼之百分之八十、煤之百分之七十五，爲鐵路與水路交通之中心，人口稠密，每平方公里有七百人，而德國平均每平方公里僅一百四十人。英國專家計算：魯爾區有效水力，以特殊設備之重大的經濟意義。艾德爾水壩高五十公尺，可儲水二萬萬立方公尺，艾德爾水池中儲有二萬萬立方公尺之水，齊姆福特水力站之十二萬匹馬力之動力，供給漢姆及其附近地區，威塞河與艾德爾河流域均在其中。這些水壩之破壞，將使魯爾與德國中部、東部水路交通，與運河運輸、供應德國戰爭工業之鐵路運輸，發生嚴重的障礙，將嚴重影響希特勒德國的戰爭經濟。

捷外長宣稱
> 蘇捷關係密切，捷波關係依蘇波關係爲轉移

（本報特譯）倫敦二十五日塔斯電：捷克代理外長黑浦卡最近在國務院會議上關於蘇波、捷波關係，發表演說，略稱：「捷克與蘇聯的關係，完全建立於友誼和同盟的基礎之上。根據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的官方文告，他已經確認了承認慕尼黑會議以前的捷克國境，和關心於保證戰後捷克的安全與獨立。捷克政府爲了鞏固蘇捷間已有的友誼，是不惜用一切的力量從事這一工作，目前捷克軍在蘇聯境內並肩與紅軍和共同敵人作戰，即其一例。

「關於捷波兩國對蘇聯的政策和關係，如下的指出：『假若捷波兩國中之一與蘇聯間保持有友好與同盟關係，但同時另一方面與此強大的國家仍保留有未經解決的問題或甚至於關係日趨冷淡；則捷波雙方間的友誼和同盟關係的建立事，誠爲不可思議之事。愈是捷克爲着和波蘭圖謀所以接近，捷克愈要密切地注視蘇波關係的發展；與關心於蘇波關係之同樣地建立捷波關係。「歐洲小國家的密切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但是這些國家必須要求與一個強大的愛好和平的國家保有親切的聯繫，才可以」。特別是和在地理上與他們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國家、中歐和東南歐的小國惟有與蘇聯緊密的提攜，和同時注意於他們的可對西歐的關係，才可以保證他們自

己的安全。」黑氏同時卻又着重的說明，就是說：「如果捷克爲這政策，係完全傾向於蘇聯政策的要求。那是大錯特錯的。以下黑氏除去經述捷波兩國間尚未解決的問題如：波蘭的海國家問題，與地利問題，對匈牙利態度問題……等外，他更指出：「如果依照波蘭政府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所發表的宣言，則捷波關係的一切問題，似都無法繼續磋商，「黑氏最後表示基於斯大林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四日所發表的聲明（斯大林答英美記者問而言——編者），有一中的偉大的精神，希望蘇波關係有一個徹底的清算。同時黑氏並表示希望能由蘇英美三國政府間之完全諒解而對一九四〇年之「捷波關係宣言」有所影響。

捷克國務院爲波蘭政府對捷領土野心
所公佈的決定

（本報特譯）倫敦二十四日塔斯電：捷克國務院在全體大會一致通過之下公佈如下的決定：「捷克國務院堅決地要對在柏林指示下的一切企圖破壞聯盟國家作戰團結中互信的一切反蘇聯的宣傳，採取最嚴厲的措施。在軸心作戰遭到失敗之際，這也是爲了引起聯盟國家間的『卡廷事件』一種恐怖的宣傳計劃。同時與戈培爾的高潮出來的這一誣衊的宣傳中，捷克國務院對波蘭政府不能不表示遺憾，波蘭已經揭示了領土上的野心對於捷克，另一部份捷克國土，並且企圖在戰後仍保持着；而波蘭國務院……

有一個國家陷入納粹的陷阱。國務院意向蘇英美三國要求對民主聯盟的團結的後備力和實力，應付更大的法寶；國務院還認爲不只是盟國自身間的力量不應該在這緊急關頭，從外面或內部有所削弱，而且爲了關係全體愛好自由的人類利益的戰後世界的再建，盟國仍應一致協力地去奮鬥。

「對於波蘭政府的一切的行爲之不能夠符合於聯盟的利益的一點，於捷克的一個成員的政府職責，捷克國務院深表遺憾。一九三八年，捷克的侵略主義者和慕尼黑會議，因爲捷克從捷克取得了一部份土地政策的結果，波蘭政府各界一直沒有放棄對於這要求；這在蘇波事件很久以前就已經……

爲我們所熟知了的。嗣後，英國政府和其他盟國政府都會在正式文件裏保證了在慕尼黑會議上關於捷克的決定爲不能確立，同時待一個國家根據國際公法和正義，應該表示過，『在慕尼黑會議以前的捷克國界重新恢復。』但都今天以水深火熱的民眾們，把慕尼黑會議以前的捷克國界重新恢復。但直到今天爲止，持着相反的要求。波蘭政府不出此一種堅決地態度，在他們的領土上的公民，對波蘭政府的這種態度，把在慕尼黑會議中所得到的我們的領土上的公民，指派爲參加波蘭議會的代表的一事中，硬已經充分地向我們表示了。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波蘭議會曾作如下聲明：「波蘭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所定下的國界和其最高主權是不可侵犯與不可分的」。劃界。「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所定的波蘭國界」就已包括了捷克被強迫割讓給波蘭的領土在內；這樣，捷克的利益，實在已被波蘭議會的聲明摧殘殆盡。

國務院現在願作最終決定：任何被波蘭擄掠去一部份國土，都不能夠承認捷克斯洛伐克亞兩州——德士退和捷克政府在任何環境之下，都不能夠承認「在慕尼黑會議中，霍爾提、匈牙利曾攫去了我們在斯洛伐克南部各州，和外加爾巴與路德尼亞的全部，與取得捷克的各種權益，因此，匈牙利對波蘭，目前是正付予着絕大的同情；我們現在已經和其他盟國一樣地對匈正式作戰，但直到如今，波蘭政府仍未對匈宣戰；相反的他們仍在念念不忘於他們的「馬格雅爾」朋友，和希企着他們在將來的共同國界。波蘭政府這種行爲總然地，是繼承了馬格雅爾修正主義的夢想傳統，而直接地侵犯了捷克斯拉夫的領土完整。

「至於有些在行動上，已經自攜於捷克民眾抗戰陣綫以外的一些國外的捷克政治冒險家們，是幫助了波蘭政府和其報紙進行了這樣工作；我們對此，只有表示深深的惋惜。而和這樣入同盟同氣，對於波捷兩國的互信是了無裨益的。捷克負責的政治家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侵犯波蘭利益的事。雖然，波蘭方面一開始就構成了障礙的障礙，但這些人仍始終在爲着追求兩國間的真正合作而努力。今天，捷克國務院卻不得不被迫強調指出——波蘭政府上項行動確乎是對於捷克重要利益的一種不軌的企圖。而由於這些行動，捷波關係已經起了一個全面的變化；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波蘭政府的宣言，和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的草約公佈了之後，我們事實上仍在爲着正義而努力着；但今天，對於波蘭的政策，捷克國務院確已被迫地要表示不滿，和認爲再不能對捷波關係中的這種故障繼續保持緘默。

「雖然波蘭政府今天的政策是不協調的合作，但在戰後捷波兩國間的真誠與持久的合作，仍是可以預期的。」

蘇軍統帥部電賀艾森豪威爾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路透社倫敦訊：蘇軍參謀總長瓦西勒夫斯基電艾森豪威爾稱：我代表蘇軍統帥部祝賀北非戰役在閣下堅決指揮下勝利結束。我們謹向英美法勇敢的官兵致敬。英美法軍已擊敗並摧毀了德意共同敵人的一部，由此，已使消滅希特勒強大的軍隊之工作，向前推進一步。艾森豪威爾將軍復電稱：業經全體官兵熱忱接受，謹代表北非盟國陸海空軍官兵致賀。我們作戰期間始終爲蘇軍光輝成就所鼓舞。我們期望突尼西亞戰役最後階段投降的敵俘二十五萬人，及作戰期間擊落的軸心飛機二千二百架，已確實削弱希特勒強盜集團的實力。謹祝君等繼續成功。」

太行反「掃蕩」中 全區民兵遍佈地雷陣

十天內殺傷敵人二百餘 敵偽攀岩披荊狼狽不堪

新華社太行廿四日電：在此次太行區反「掃蕩」戰中，我各地民兵之廣泛地雷戰予敵重大殺傷，敵寇竄入我根據地後，似踏入一地雷世界，不僅各要道及市鎮大村如此，即山村僻處，凡敵偽足跡所至，地雷之爆炸聲即隨之震撼山谷。據不完全統計，敵偽直及漢奸因中我地雷而傷亡者，爲數在三百人以上，當敵開始進入我根據地邊緣，即中我黎城、平順、武鄉、武安、左權等地民兵所設之地雷，炸傷敵偽[illegible]，僅黎城一縣，即達三十餘名。及敵進入我腹心地區，地雷之爆炸聲更是此落彼起。就左權縣某某等十三個綢村中，每村都埋有地雷。最多之白村埋到二十多個，僅左權一地、從六日至十二日七天中，共爆炸地雷四十二個、炸死敵偽二十餘名（內敵軍官三名），炸傷敵二十餘、平均每天敵要傷亡六七名。民兵設雷花樣繁多，此次更爲巧妙，如左權某某村，民兵在當街白石頭下埋地雷，把炸綫掛在一個水筒上，首先被炸死的是一個在該水筒內取水喝的領路漢奸。上武村民兵把守寨門口，誘敵入溝，即拉水溝內地雷，上下夾攻，使敵走頭無路。某某民兵更在敵每到村外去搜山之片刻，即閃入村中設雷，待敵回時即踏響了，如此五次，弄得敵人終不敢進村駐紮，只得露宿野外，望村興嘆。在白家莊村，敵踏響之地雷多在一條窄巷內，敵偽死屍狼藉，鮮血染紅巷內。敵於慌亂間不得不在可疑之處偽插木板，上面寫着「下有地雷」四字，四週用石灰劃一個圈子，並互相傳告「地氣彈的有」。而我民兵之機智即應之而生，在各地過伏偽裝，或掘些新土，或警山火綫之繩頭，使敵到處可疑，寸步難行。敵至向寶時，我民兵更在其歸途中到處設雷，敵悼恐無已，[illegible]東得不敢在路上走，攀岩披荊而逃，但又中我埋伏，焦頭爛額，狼狽萬分。

南陀子、鍋台子等村，即被敵刺殺村民四十二人，刺傷二十九人，其他地區尚未計算在內。[illegible]政各界現正趕[illegible]後急賑，黎區各界組成的聯合慰問團、已於日前分別出發赴各被難村莊調查災情，撥發賑糧，並向難胞致深切慰問，受傷者則由政府幫助救濟。

魯中敵「掃蕩」 續有增加

據軍委會發表：山東某地二十五日電：沂蒙山區各路來犯敵，已增至二師團以上之兵力，我軍節節抵抗，由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一週間，血戰無片刻休止，刻仍繼續未已。

晉西北 制敵先機 我軍攻佔西古寺 毀敵倉庫得糧五千斤

新華社晉西北二十四日電：敵寇於嵐縣城附近西古寺設一糧倉，貯藏大量自民間搶來的食糧，近來敵怕被我破壞，準將糧食搬入城裏。我軍某部聞訊，乃於四月二十三日協同民兵攻佔西古寺，把糧食運出來，戰士民兵皆熱平生氣力來背，一個民兵背一百二十餘斤，一個晚上運出糧食五千餘斤，·餘糧悉被焚燬。

敵「掃蕩」清河時 獸性畢露

新華社魯北二十四日電：此次敵偽「掃蕩」清河時，沿途大肆捕捉壯丁，搶掠屠殺、並派便衣奸細，深入被包圍之羣衆中，偵察抗日份子。而敵兵嚴重疲勞現象與戰鬥力薄弱，則仍爲其不可克服的弱點。其中尤以敵偽之尖銳矛盾，較前更爲露骨，如敵偽進入冀（饒）北、黎（沿海一帶）時，由小清河灑水前往飲用，但須待敵軍，戰馬及洋狗飲畢後、偽治安軍始得飲其剩水；否則即遭敵軍毆打。行軍時，敵軍多乘汽車，洋狗亦乘汽車，惟偽軍則日夜步行，疲累異常，時憤然謂：「當治安軍還不如洋狗」。此次「掃蕩」中，敵寇施展其無恥的獸行，人民受害非淺，其中尤以冀北爲最。如敵向冀北進犯時，途中遇一老人，擄其十四歲幼女，七個獸兵即將該少

女[illegible]被[illegible]有[illegible]兩[illegible]八個[illegible]輪姦，今生命難保。村在三十餘婦女被敵搜獲，均關在一個小院內，幼女均被輪姦，年老者被毒打。某區慎小高家、[illegible]

山東沿海各地盛傳 海外盟國潛艇活躍

新華社魯北廿四日電：沿海各地盛傳海外盟國潛艇月來日益活躍，青島通往各地之海路不時被阻中斷，半月前自青島開赴大運之敵輪利通號，迄今毫無消息。

湘鄂邊境繼續血戰 安鄉西殘敵被肅清

據中央社二十五日電：敵自侵入漁洋關後，二十四日晨續分路向西北地區猛犯，刻我與敵正在川心店迄洞坪之綫以東越區激戰。宜都西北及花橋附近敵，於二十四日侵入長陽城垣，我守軍與敵發生激烈巷戰後撤出，現[illegible]在城郊繼戰，[illegible]敵一部向三[illegible]鳳凰山[illegible]（西）進犯，正[illegible]圭山之綫，[illegible]鐵綫對峙。宜昌對岸。[illegible]

晚，敵以密集砲火向西發射，並有敵機多架在上空偵察，掩護其地面部隊西犯，我軍猛起迎擊，當即展開壯烈之戰鬥，午後我前進陣地，曾有一部被敵突入，旋經我軍圍擊，將其殲滅，敵攻勢稍挫，二十五日晨，敵復增援分路猛犯，刻我與敵正劇戰中，譚家台子、一部長附近敵一部，附砲十餘門，二十四日晨向朱長溪進犯，經[illegible]

我浴血奮戰，我襲偽敵二百餘，戰至午後，敵不支向北逃竄，我正乘勝追擊中。安鄉西有繼山之敵，經我猛擊後，敵死傷慘重，殘部狼狽逃竄，現石鴟山已無敵蹤。

鄂中我軍活躍 攻入當陽城關

據中央社電：鄂中我軍繼續向敵攻擊，斬獲頗多。我一某部向南橋鋪、北[illegible]

贛北敵蠢動 我正阻擊中

據軍委會發表：修水二十四日電：贛北敵近由安義圖犯，奉新，我正阻擊中。瑞昌以南敵一部，十四日晨向雙橋進犯，當被我擊退，同日我又向敵一部襲擊，斬獲頗有，並將該路橋樑破壞多座，[illegible]亦爲我破壞。

滇西我軍反擊 固東街續告攻克

據軍委會發表：保山廿五日電：[illegible]山墻鋪、馬家宕之敵，[illegible]斃敵二百[illegible]龍泉寺、慈化寺後，攻克尖山子、九當陽[illegible]四百餘，俘敵二門，又[illegible]五挺[illegible]二十一日攻入[illegible]城關，並焚燬彈藥庫、汽車庫[illegible]

十七日我軍繼續進攻宜昌附近茶店子等地，斃敵百餘，至龍泉鋪、公路，我破壞敵彈藥庫一座，東北亦被我焚燬[illegible]十八日，[illegible]在雙川以南附近某部[illegible]九、二十兩日，斃敵二百餘。十[illegible]向龍泉鋪，雙蓮寺之敵攻擊，破壞敵工事多處。

據點，前被敵侵據，現亦爲我收復。

英情報部駐華代表 盛讚我國團結一致

中央社渝二十五日電：據英使館訊：倫敦電：情報部駐華代表史密斯，在該部召開招待記者會中，強調中國軍民[illegible]

委長領導下意志之堅決，渠指揮中國抗戰已六年於茲，過去兩年內，日軍並無若何進展，現幾有百萬日軍，被中國之抗戰隊伍牽制，不斷使日方之兵員，裝備蒙受損失，渠稱：中國人民忍受一切情況，祇期戰事勝利結束，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如今日之舉國團結一致。渠指陳中國亟需書籍及科學裝備，並對中國戰時之艱苦情況，提供情報甚多。

邊區朝鮮義勇軍 深入敵佔區宣傳

本報訊：朝鮮義勇軍華北支隊第二隊、爲參加春季政治攻勢，一部份隊員特組織一突擊隊，隨軍進行宣傳戰。三月下旬，這一支既能打又能講的隊伍，迎着早春的和風，望着戰鬥的片野，沿着滹沱河岸，一直挺進到砲樓林立的五台和定襄的腹地去。戰鬥從三月二十八號開始，延續到四月二十號左右，共二十多天，其中召開羣衆大會十七次，演出十三次，節目計有話劇：「華北不是日本的」「生小小人」，歌曲：「咱們永遠在一起」「同心抗日」，「自由之光」，「朝鮮青年進行曲」「朝鮮民謠」，日本歌：[illegible]

[illegible]（蔡野火）

村邊河入攻晝白

蔡野火

（朝鮮義勇軍華北支隊第二隊前綫工作速記之一）

四月裏，已經是溫暖的春天了，但是拔海一千五百餘公尺的五台，還在飄落着雪花。

十一日，下了一場五寸厚的大雪，第二天，我們這一支遠征軍，踏着潔白美麗的雪毯，迎着晴明嬌艷的太陽，像一支光亮的匕首，沿着滹沱河岸，深深的戳進敵人的肺腑裏——敵人盤據了三四年的河邊村。

河邊村是閻司令長官的故里。那裏，閻先生的家族，那裏有閻先生的宅第……

多少年來，這個得天獨厚的村鎮，在閻司令長官的撫育下，以驚人的速度，發榮滋長——蓋立起了近代的建築、開設了百貨商店，設置了電燈廠，並敷設了鐵路……在深山叢林中，在滹沱河畔，這個村，變成了一顆閃爍的明珠。

一九三九年冬天，抗日的烽火，延燒到太行山頂，敵寇的獸蹄踏進了這幸福的村鎮，隨之，繁華的街市，驟然冷落，興隆的商業，頓見蕭條，無辜無慮的人民，在敵寇的淫威下，從此也不得不忍氣吞聲，過起牛馬的日子。

十二日晌午，當我們這一支精壯的隊伍，突然出現在街心的時候，頹靡的坐在破爛院落裡的人民，聽到了我們的吼聲，突然驚覺般的跳起來了，他們跑到街上，用萬分興奮的聲音，跟我們一齊喊：

『打倒日寇！』

鎮的西邊是敵人的堡壘，東邊便是我們的宣傳陣地，我們把槍口瞄準了敵人的咽喉。就這樣，我們在閻錫山先生的故宅，那所宮殿似的『文化蘆草院』裡，召開了六七百人的羣衆大會。

傾聽了我們的講話，人們的眼裏放出了愉快的光輝，在告一個段落的時候，他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輕鬆的說着：

『對呀！快勝利了！』

我們唱過了雄壯的歌，說過了大鼓書，表演了相聲，幾年來被愁苦壓癟了的人們，第一次欣慰的笑了。看了反映根據地內部人民的幸福生活，英勇子弟兵的戰績，和朝鮮義勇軍在前綫的活動的照片，他們更興奮的孩子般的跳起來。一位老太太，拄着拐棍蹀躞着走出去，一面走一面興奮過度的自言自語，我迎着她，問她懂不懂我們的說話，她很感激的連連的說：

『同志，聽得懂，同志，聽得懂，嗯……』

用『撒網戰術』，我們更擴大了宣傳的陣地，同志們分散開到全鎮的每個角落，散下了大量的朝鮮文、中文，日文的傳單，並寫上墻壁五十多條長長的標語……

整個的村鎮都歡躍起來了，只有堡壘裡的敵人，悄悄的伏在那裡，不敢稍有聲息。

太陽西偏的時候，敵人下午的一次火車，老牛般的喘着氣進站了。我們勝利的完成了任務退出村口的時候，滿街滿巷的人們，潮湧般的、歡送着我們，臨別時他們諄諄的囑咐：

『不要忘了我們！』

……………………

一九四三、四、二八、於前綫。



一個勳章多少人頭?!

犇若

日寇的「天皇陛下」，近爲獎勵奴才，爲王逆克敏、朱逆深等頒發勳章，並於二十五日在北平駐偽日本大使館舉行「傳旨達」[illegible]

野場慘案

（通訊）

本報特派記者　沈重

五月七日，對完唐一帶「清剿」「掃蕩」的敵寇，在我軍民不斷給予嚴重打擊，敵寇退卻之際，在完縣野場村東北石溝地方，造下了空前酷毒的慘案。野場、龍王水、王家莊、併放等村被圍約二百人，除十餘人僥倖得重生外，有一百十八個同胞當場被害身死，五十四個現尚在重傷呻吟中。其中婦孺佔死傷人數四分之三以上。

當天早晨，敵人控制了石狹嶺一帶的制高點，到處搜山。[illegible]時，一個拿着八卦旗的翻譯官站在[illegible]旁，開口了：「喂，你們……」[illegible]然而娘兒們却不聽他的，仍[illegible]喊着。有個男人說：「咳，什麼？反正還不是一個樣！」人們都靜下來了。「叫你們來，沒別的事。」翻譯官搖着旗桿子：「你們知道八路的槍枝、子彈、鞋襪、衣服都藏在那兒了？」「殺呀！你媽的殺呀！」然而，人們像石溝的崖石一樣的沉默着。

「說！你們都沒有嘴嗎了？」翻譯官[illegible]「誰知道，誰就領[illegible]去？」「說了，就放大家走了，誰領着去找[illegible]」[illegible]誰都知道[illegible]翻譯官又嚷着：「知道不？不說就開槍了。」而人們的回答：「不知道！」「打吧，反正是死。」翻譯官流着汗，太陽照在頭頂，向鬼子作了一個鬼臉，鬼子嘩地開起[槍]來，人們亂了，都倒了。然而槍是向上打的，沒有傷人。敵人又用槍桿子叫人們站起來，排好。「怎麼樣？不說可真的要掃射了。」翻譯官說。沒有回答。「不要你們說多，只要你們說出一[illegible]

[illegible]就饒了你們了！怎麼樣？」翻譯官換了口吻，聲音又軟和了些。[illegible]一個老婆子[illegible]：「你們知道吧？」向一個青年說：「也許你知道？大家的命……」但青年回答：「[illegible]」[illegible]村長的兒子，十五歲的[illegible]

[illegible]人嗎？上邊翻譯官還在逼着問着：「沒有一個[illegible]」它搖了搖頭，勉強地打着哈哈：「哈哈，你們邊區的老百姓倒真堅決哪！」它向鬼子狠狠地說：「殺不完老百姓，就殺不完八路的，統統地是八路！」重機槍響起來，人群亂了，喊聲一片，血肉和腦漿……[illegible]站在山坡上的敵人卻哈哈地笑着。

一個負傷的婦女，[illegible]乘敵人換子彈的短促的時候，抱着一個只打剩半截的孩子，跳起來指着敵人罵着：「王八羔子們，我們死吧，我們的孩子是會報仇的！」但當她一看到自己底半截孩子，她哭倒了。

敵人緊接又用機槍掃射了兩次。最後，還下去了幾個鬼子，見有動着的都用刺刀挑死。一個嬰孩還爬在死去的娘身上吃奶，也被敵人用刺刀把兩隻腳掌都削斷了。

中午的太陽還在明亮地照着，而石溝卻吹起血腥的腥風，地塊上遍染着血肉、腦漿和髮片。四月四，——即陽曆五月七日——人們將永遠拿眼淚和仇恨來紀念這個日子……。

事後的第二天，專區黨政軍民各界即組織了工作隊到野場一帶進行善後救濟，組織醫療工作。婦女們看見我們來，都像見了親人一樣的啼哭了。每個婦女、孩子都向我們傾吐了無限的辛酸，和對敵人仇恨的誓語。他們說：「四月四，是我們的生日，也是我們的忌日。死也忘不掉哪！」王陽明痴了似地成天號着他已死的弟姪——黑小和生兒的名字，白天黑夜地哭着報仇。他的另一個弟弟王登科向我說：「那會兒叫我去跟鬼子拼，我就去。」[illegible]的男子依然像石溝的大石一樣保持着他們的倔強，除了想法報仇，他們沒有啼哭，而十三歲的王驢子是啼哭過了的，他的家人遇害了，但當人們說起：「你啼哭有什麼用？」時，他擦了擦眼淚，想了一想，說：「我不哭了，大了報仇！」八歲的王路喜的手臂被打傷了，他[illegible]只是叫他娘，吐水在傷處，一面向他娘說：「娘、娘，我一個手也要打日本呀！」娘噙着淚允許了，但這個孩子的傷太重，沒有撐下這年青有用的生命，在次日死了。王慶[illegible]抱着他的乳兒，用煙袋嘴騙着他的孩子[illegible]，孩子的娘被害了，沒有奶吃。他向我說：「只留下這麼一個孩子，孩子大了反正不叫他當莊稼漢了，給鬼子拼了算了。」生與死，在這裏，人們[illegible]更深的意義。當[illegible]未到受難處附近，還在南[illegible]響着，突然，我呆了，由於戰[illegible]未定的倉促和慌忽，一個死屍的手還在掩蓋的土的外邊，手像要索取一筆未還的債務似的張着。我懂得他的意思了：血債是應該索還的。是的，應該索還，而索還的日子就不遠了。野場及全中國人民是深深地了解這一點的。我上去把那隻手掩埋了。

為野場慘案告同胞書

同胞們！

完縣一區野場村，發生一件日寇屠殺我同胞的驚人大慘案！

五月七日（陰曆四月初四日），日寇在野場東北溝捉住二百多老百姓（包括野場、龍王水、併放村、王家莊四個村的）集結在一塊狹小的地塊裏，其中大多數是老人和婦女小孩。日寇威脅他們，逼着他們說出那兒有堅壁的東西。

但是，日寇無恥的威脅和欺騙，卻動搖不了二百多同胞英勇剛毅的抗日決心，村長的十五歲的兒子說：「誰也不能說，反正怎樣着也得死！」村長的妻子在婦女中號召：「咱們婦女們一個也不能說，死就死！」老太婆們也咬着牙說：「死吧！死了也不說！」龍王水一對六十多歲的老夫婦，往一起湊了湊，對看一下說：「死吧！死在一起吧！」這二百多抗日英雄，在鬼子的機槍和刺刀面前，絲毫沒有屈服，絲毫沒有動搖。

日寇打機槍了，婦女和小孩慘慘的哭叫着，痛罵着，血肉亂飛，屍首倒在滿地、疊堆起來，有的頭沒有了，有的肚子打爛了，一個婦女看見身邊孩子被機槍一打掉半截身子，她便不顧一切的爬起來，大罵鬼子，可是緊接着她也被打死了。一個小孩還爬在死了的母親身上要吃奶，鬼子看見了，用刺刀把小孩的兩隻腳掌都砍斷。於是我們一百一十八個同胞犧牲了，還有五十四個重傷的，光野場村便有四家滅了門。而日寇卻在坡上張着血口獰笑。

同胞們！死難的同胞是光榮的，悲壯的，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女，他們寧願流血犧牲，卻不肯在敵人面前說出一點秘密，他們發揚了偉大的民族氣節。全邊區的人民永遠紀念着他們，痛悼他們的死，關心他們的家屬，下決心為他們復仇！死難同胞的一滴血都不能白流，每一個人都不能被日寇白白殺害，血債一定要日寇用血來償還！

同胞們！日寇是全中國人民的死敵，是每個小孩、婦女、老人、青年的死敵，日寇企圖殺光咱們，咱們就要堅決消滅日寇，以保衛自己；咱們不消滅他，就會被他消滅，不鬥爭，就是死，沒有第二條路。

目前英美軍隊在北非已經取得了完全勝利，德意軍不是被俘就是被消滅，據英國的消息，共俘虜了德意軍二十萬人以上，德意軍北非最高統帥阿敏將軍等二十多將領也當了俘虜，北非戰爭結束了。而蘇聯紅軍不僅在冬季攻勢中消滅德寇二百二十萬人，並且正在準備一切力量，要在最近和德寇進行最後的大決戰，這一切都說明希特勒的死期更逼近了，日寇的死亡也不遠了！

同胞們！叫日寇全部清償血債的日子不遠了，為了爭取抗戰勝利，為了消滅日寇好過太平日子，咱們要更親密的團結，同生死，共患難，堅決和日寇鬥爭，咬緊牙關，克服困難，積極準備反攻力量！

——堅決和日寇清算六年來的血債！

——為野場慘案的死難烈士復仇！

血債要日寇用血來償還！

晉察冀邊區第四專員公署　五月十九日

翻過來

（創作）

王［illegible］

一切哀痛的回憶，一切悲苦的往事，催出了他悲憤的鹵汁似的淚，沿着軍人的剛強的臉頰，一滴一滴地落在故鄉的土地上了……

故鄉呵，正悲愴地掙扎在敵人橫蠻的踩躪下，耕種過多少年的土地毀了！那裏再也見不到金黃的閃光的麥浪，那裏再也見不到火紅的鮮艷的高粱了呵！……

於是，仇恨的火燄閃爍在軍人的眼裏。淚漸漸地被怒火燒乾了。

在出發的時候，村人們跟着蹣跚一起向村邊的墓地走去，都暗暗地奇怪着：「為什麼李通只是緊咬着嘴唇，把淚珠含在眼裏，不嚎哭一聲呢？難道老頭子死的還不夠慘麼？」

當棺材放在墓坑旁邊的時候，李通左手扶着棺材，低沉而傷痛地向大家凝視着講了：

「鄉親們！大家想一想，是誰把我爹害死了呢？……是誰把咱們莊的地，四股搶去了一股呢？……是誰把和我一般大的兄弟們奪走了十幾個，到現在還不知道死活去向呢？……是誰把咱們一把血一把汗打來的糧食，都搶光了呢？……咱們村裡原來有三十三頭牲口，為什麼現在只剩了一匹瘦馬，兩隻老牛了呢？……」

他每一句，都要頓一下。起初人們在嘆息着，接着，吸鼻涕的聲音響起來了，一顆顆隱下來的憂傷和悲痛一下翻滾起來了。老人們都想起了自己親愛的兒子——勤謹的黑小，勤儉的鐵拴子、狗蛋子和……。蒼白的女人們都想起了自己親愛的丈夫——總是笑瞇瞇的發亮，寬肩膀的長春，什麼時候也不打人的永年……。人們還想起了自己的青花馬，從不牴人的黃牛，和辛辛苦苦打來的糧食……一種極悲涼的慘傷的嗚咽在人羣裏沸騰起來了。一個被擠得倒在就近的[illegible]吃的老婆婆，一屁股坐下去，和李[illegible]娘一齊哭起來了……

黃昏的曠野上，飄蕩着低泣的綿延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個剛強的軍人憤怒地嚎着：

「一定要翻過來！不是我們死，是日本鬼子死！」——

「不是我們死，是日本鬼子死！」

切身的仇恨燃燒着每一個人，人們一齊驚天動地的狂吼起來，巍然應和着。

一向嚴肅地立在棺材後邊的戰士們，緊握着實彈的槍，尖銳地仇視着遠遠的天邊，[illegible]旋風似的旋捲起來震撼的喊聲：

「一平掉日本鬼子的封鎖溝！」

「奪回我們的土地！」

「奪回我們的親人！」

「奪回我們的糧食！」

……

強烈的軍人們的呼喊，激起了人們更強烈的仇恨，人們都像害熱病的一樣，全身戰抖着，一齊舉起了緊握的拳頭，狂怒地喊叫起來。

大伙老頭子忘記了擦鼻涕，任它順着鬍子往下淌，只是隨着人們一起把瘦稜稜的拳頭往上揮。兩個嚎哭的老婆婆也站了起來，帶着滿眼的淚花子，困難地喘着，和大家一齊喊起來，

農民的悲壯的復仇的狂叫，飄過了受難的故鄉的原野，原野上黑暗的夜色越來越濃厚了，深藍色的天空裏，躍起了無數光芒四射的紅星……

棺材在嚎哭和嗚咽裏，埋葬了。人們用鐵鍬用手拋擲着土塊，一座巍峨的新墳不屈的屹立在封鎖溝的邊沿上。死者悲慘地埋在墳墓裏了，仇恨和悲痛是永遠烙炙着活人的心呵！……

每當人們望見了這座屹立的墳墓，就像聽見了一個巨人暴雷似的怒吼着：

「翻過來！」

於是，仇恨燒紅了被迫害着的農民們的眼睛，在華北遼闊的原野上，泛濫着艱苦的拚死活的鬥爭！……

（一、一八日夕——五四晨）

參考資料

美國共產黨領袖　福斯特和白勞德

[illegible]十歲時就開始做工，十四歲時，就積極參加罷工，以[illegible]一九〇〇年起[illegible]鐵路工人，參加工人達三十六萬五千餘人，歷時三月半。一九[illegible]他加入美國社會黨[illegible]帝國主義戰爭被捕。一九二一年[illegible]